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插图

夢青樓



俞达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青楼梦



俞
达
著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楼梦 / (清) 俞达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4.1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5318-5672-6

I. ①青… II. ①俞…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5673号

青楼梦

作 者 俞 达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出版发行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邮政编码 150016
发行电话 (0451)84270514
网 址 www.hljmscbs.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67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8-5672-6
定 价 22.00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品人：

李久军

编辑委员会（按姓氏笔画）：

于晓北 于茂昌 李正刚 衣国强 陈 澈
步庆权 金海滨 林洪海 赵云长 梁 昌

责任编辑：

陈颖杰 于 澜

藏
书
票



装帧设计：

滕文静

编 务：

于 澜

电脑制作：

杨 鑫 郭志芹 李 莹

出版者说

长篇小说《金瓶梅》自明万历年间问世后，不仅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起被列为明代“四大奇书”，而且首开明清“人情小说”之先河。正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的古代长篇小说发生了从题材来源于历史和神话，到取材于社会现实的重要转变，从而实现了中国小说与现实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因此，《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人情小说”的定义出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略”第十九篇开篇就这样论述“明之人情小说”：“当神魔小说盛行时，记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

广义的“人情小说”内容“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凡是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小说都包含其中。它既包括以家庭生活和姻缘爱情故事为中心来描摹世态的小说，又包括以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作品。狭义的“人情小说”则侧重于前者。

我们把狭义的“人情小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家庭生活为中心，描写家庭婚姻、伦理道德题材，兼叙悲欢离合和发迹变态等情节，宣扬因果报应，借以规过劝善，我们称之为“世情小说”；除了开山之作《金瓶梅》，代表作《花影》等。第二种类型是描写才子佳人小说，其模式大约是以诗词为媒介，彼此爱慕，又旁添小人权奸，拨乱登科，奉旨成婚，终成美满。这类小说实际是才子佳人小说绪已久，续书或模仿者甚多却生厌，因改求于倡优，知大北里（鲁迅语）；这类小说下开谴责小说、鸳鸯蝴蝶派社会之写真；学界对其称“艳情小说”，其代表作有《红楼梦》及《海上花列传》等。次分几个单元推出的就是狭义者阅读，每个单元都包含了一些作品在内容上难免存在的一些小说，也是瑕瑜互见，望



还有《醒世姻缘传》《隔帘写才子佳人题材，鲁迅称之一对或几对郎才女貌的青年，慕，或是一见钟情，私定终其间，历终曲折，最后才子姻缘；“佳话小说”的代表燕和《好逑传》等。第三为全书主干，以描写妓院生官商世态和市井风情，这类余；当时，《红楼梦》问世毫无新意，因而“谈钗黛而观园者已久，则别辟情场于说上承“佳话小说”之绪，小说之端，堪称末世畸形病谓不一，我们这里称之为《品花宝鉴》《花月痕》《青“中国古典小说名著丛书”此义的“人情小说”。为方便读各个类型的“人情小说”。某些糟粕之处，即使是比较优秀读者注意鉴别。

小说《青楼梦》是一部产生于清光绪时的“艳情”类作品。内容描写吴中风流才子金挹香“幼工文。长更慧美”，然却不思婚娶，终日冶游于秦楼楚馆，与三十六位名妓情意缱绻，特受爱重；继而，挹香纳五妓为一妻四妾，聚于一堂，生男育女；中举后挹香又捐得余杭同知，直擢升至知府、道员；后来被一和尚点化成仙，白日飞升，“又归家，悉度其妻妾”；所识三十六名妓由于是仙女谪降，此时尘缘已满也都重入仙班。《青楼梦》虽以描写妓院和妓女为主题，但从人物到结构都处处可见模仿《红楼梦》的痕迹；主人公金挹香俨然就是贾宝玉再世，书中亦仿大观园造一挹香园……综观全书，虽刻意模仿《红楼梦》，但却仅得其皮毛而遗却神髓；尽管在描摹旧时代封建士子独特、畸形的心态方面有其价值，艺术上却无甚可取之处。

《青楼梦》题“厘峰慕真山人著，梁溪潇湘侍者评”。慕真山人即俞达，一名宗骏，字吟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小说家。评者“潇湘侍者”即清末民初小说家邹骏，著有《海上尘天影》等。

青樓夢叙

结莺花之社，白傅情深；开歌舞之筵，散人录著。堤前插柳，贻六代之笙歌；泾里张帆，集三吴之粉黛。帘看舞燕，树遍栖莺。量风月以无边，采胭脂而皆是。画船载曲，荡三月之春波；翠馆藏娇，招五陵之芳草。固已脂林粉藪，窝是销金；钗颤鬟低，人皆如玉矣。则有吴娃媚婉，越女妖烧，秉绝代之姿，具倾城之质。谪来天上，曾吞九转灵丹；证到生前，定是三分明月。掩琵琶而雪涕，生不逢辰；题扇素而伤心，身偏失所。未证情天之果，竟沦孽海之波。拥鬟髻而恒啼，抽杯觞而自爱。红蕖出水，早被泥污；黄蘗生香，已知心苦。更有离魂倩女，慧业佳人，本咏絮之才，堕飘茵之劫。春风十里，帘前停鹦鹉之车；秋雨一灯，锦上识鸳鸯之字。门掩枇杷花下，女号相如；家藏杨柳阴中，人怜苏小。莲香未嫁，思解佩以谁投；桃叶能吟，每留花而不发。有才竟弃，薄命堪伤。生憎春草牵愁，空怨东风无赖。倘非青眼，焉能传曲巷之情；不记红儿，未免减平康之色。

俞君吟香，青箱家学，黄散才华。人来消夏湾头，家住莫厘峰下。翠艳红香之癖，夙擅冬郎；落霞秋水之词，堪夸王勃。歌勾舞引，屡停阮籍之车；枕暖衾温，遍选司勋之梦。巫峰雨握，南浦云携。由来丰韵，差同傅粉之郎；若晋头衔，应授司香之尉。问王昌其十五，已知卫玠钟情；窥宋玉者三年，不似登徒好色。宛是来从玉府，还疑谪向罗天。思系金铃，护隔墙之红紫；愿施锦帐，藏落溷之芳菲。故其玉性温存，春心旖旎，但求一笑，何吝千金。相逢赠韩幙之香，到处掷潘车之果。琴挑君瑞，半面能窥；曲顾周郎，双鬟齐拜。两行红粉，争吟居易之诗；一辈青娥，争识昌宗之面。洵少年之豪放，实名士之风流。

然而欲海无涯，爱河易竭。驶流光其冉冉，随流水以滔滔。无何金粉销磨，老尽秋娘之鬓；玉容凋谢，迁来过客之踪。固知南雪北花，良辰无几；又见春鸱秋蟀，好景旋更。白水盟深，寒惊钗玦；西风质脆，裂到琉璃。伤飞絮之沾泥，复飘萍而泛迹。绿杨深处，惨啼归去之鸦；红药开时，忍斗将离之草。或则著卞京之衲，座倚空王；或则持红拂之梳，身归侠客。尤可痛者，妾是小青，郎逢吒利。抱邯郸之戚，偏辱才人；侪厮养之俦，见凌大妇。甚至烟消紫玉，声绝青琴。鸟号流离，憔悴襄王之梦；虫悲瑟缩，凄凉商妇



之弦。此皆言之痛心，思之酸鼻者也。

于是振纸排愁，拈毫构恨，举生平之所历，贡感慨之所深，发挥性情，吐茹风月。每值春窗雨霁，秋夕灯明，把酒问天，踞床对月，裁笺一幅，聚墨十围。蜡烛高烧，记美人之韵事；胭脂多买，描妃子之新妆。要知情浅情深，不外悲欢离合；莫顾梦长梦短，无分儿女英雄。而况槁木灰心，浮云作剧，追昔时之良觌，成此日之相思。枕破游仙，须补情天缺陷；珠怀记事，尚留色界姻缘。慨舞衫歌扇以全非，问断粉零脂其安在。此《青楼梦》之所由作也。

或谓香山忆妓，究属荒嬉；杜牧登楼，亦讥薄幸。兹乃鸳招野馆，学荡子之骄奢；马试章台，觅旁妻之窈窕。香迷蝶醉，蜜引蜂狂。妄思豆蔻以同心，竟赠芍兰而插鬓。此非惑清扬之婉，诲世邪风；开佻达之风，导人淫席乎？不知女间本充选梦，才士不讳冶游。丝竹东山，曾说陶情于谢傅；娇娃南部，尚闻记盛于《板桥》。歌传玉茗而非诬，扇赠桃花而亦得。况乎钗飞钏舞，尽可销愁；雨魄云魂，原非著相。遇青裙而下拜，缠红锦以何嫌。

或又谓《诗》刺贞淫，经传譬觉。小家之说，奚益《虞箴》。而乃量欢喜之丸，毫端轻薄；负聪明之概，笔底淫狂。虽欲窥著作之林，终无当《风》《骚》之旨。不知史氏非无别子，唐人亦有稗官。约指一双，竟上繁钦之集；存诗三百，不删郑国之风。盛世繁华，良时记载；但得指陈义理，悟入空无；何妨游戏文章，言之娓娓哉？

是书标举华辞，阐扬盛俗，为渡迷之宝筏，实觉世之良箴。看之子多娇，几日昙花之影；叹人生行乐，一场春梦之婆。所当指彼岸以回头，点心灯而照眼。情禅参透，色相皆空；幻境归来，胸襟便朗。万难自己，休谈翠袖之情；无可如何，且演青楼之梦。

光绪四年戊寅重九，梁溪钓徒潇湘馆侍者翰飞弟邹弢拜叙于吴门旅次。

目 录

第 一 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〇〇一
第 二 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〇〇四
第 三 回	幻景迷离游洞府	柔情缱绻证良缘	〇〇七
第 四 回	效痴人二生说梦	遇才妓三友联诗	〇一一
第 五 回	护芳楼挹香施巧令	浣花轩月素试新声	〇一三
第 六 回	筵宴才人欣浮大白	柬邀众美拟集闹红	〇一七
第 七 回	品名花二生逸致	奏妙技诸美才能	〇二一
第 八 回	金挹香深闺掷巧	姚梦仙野径锄强	〇二八
第 九 回	庆遐龄华堂称寿	访名妓花国钟情	〇三二
第 十 回	漏春光柔情脉脉	进良言苦口淳淳	〇三七
第十一回	诗感花姨	恨惊月老	〇四〇
第十二回	花月客深闺患疾病	蜂蝶使梦里说因缘	〇四四
第十三回	留香阁挹香初觐面	护芳楼月素愈添娇	〇四七
第十四回	吟艳诗才女钟情	宴醉花美人结义	〇五三
第十五回	扮乞儿奇逢双美	遇之子巧订三生	〇五七
第十六回	痴生诒目	美女倾心	〇六〇
第十七回	对雪景众美联诗	闯花国挹香闹席	〇六四
第十八回	消除夕四人写新联	庆元宵众美聚诗社	〇六八
第十九回	宴挹翠痴生占艳福	咏梅花众美拟诗题	〇七一
第二十回	钮爱卿诗魁第一	金挹香情重无双	〇七六
第二十一回	情中情处处钟情	意外意般般留意	〇七九
第二十二回	菊花天书生遇难	题糕日美女酬恩	〇八三



第二十三回	幻变真痴生思爱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	〇八七
第二十四回	留香阁美人论义	挹翠园公子陈情	〇九〇
第二十五回	进良言挹香发愤	告素志拜林达衷	〇九二
第二十六回	装诈伪巧施诡计	酬情义允订丝萝	〇九七
第二十七回	告父母邹姚竭力	酬媒妁金钮欢心	一〇〇
第二十八回	采芹香儒阶初进	赋宜家旧好新婚	一〇三
第二十九回	卅六美重宴挹翠园	闰五月再集闹红会	一〇六
第三十回	金挹香南闾赴试	褚爱芳东国从良	一一〇
第三十一回	掇巍科才人驰誉	作幻梦美女飞仙	一一三
第三十二回	备列小星团圆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	一一七
第三十三回	金挹香抱病沉重	钮爱卿祷佛虔诚	一二〇
第三十四回	药石无功挹香归地府	尘缘未断月老锡仙丹	一二三
第三十五回	众美人登堂视殓	诸亲朋设祭助丧	一二六
第三十六回	悲中喜挹香魂返	意外望诸美心欢	一二九
第三十七回	省亲堂合家欢乐	梅花馆五美诙谐	一三二
第三十八回	夫作先生二乔受业	妻操中馈众美钦贤	一三五
第三十九回	天赐麟儿爱卿生子	诗联雁字素玉推魁	一三九
第四十回	武雅仙订盟洪殿撰	章幼卿于归张观察	一四二
第四十一回	未免有情宝琴话别	谁能遣此月素分离	一四五
第四十二回	五卿成诀别	众美劝离愁	一四九
第四十三回	赏中秋挹香怀美	开夜筵素玉劝夫	一五三
第四十四回	吃寡醋挹香增懊恼	制美酒小素醉糊涂	一五七
第四十五回	寄闲情支硎山拾翠	添幽恨虎阜浜伤春	一六三
第四十六回	吴秋兰初生玉女	谢慧琼早卜金夫	一六九
第四十七回	方素芝归位仙界	陆丽春遁入禅关	一七二
第四十八回	陈秀英遇人不淑	袁巧云远适难逢	一七四
第四十九回	留别有书增感慨	新编笑语解牢骚	一七八
第五十回	钮爱卿华堂设帨	邹拜林北阙承恩	一八二
第五十一回	喜又喜双姬生子	悲更悲三美归西	一八五
第五十二回	悟空花吟诗悲夜馆	报劬劳捐职仕余杭	一八八
第五十三回	孝感九天割股医母	梦详六笏访恶知奸	一九二
第五十四回	嘉贤能荣升知府	请诰命恩报椿萱	一九八
第五十五回	花厅上青田礼斗	府衙内白日飞升	二〇三
第五十六回	遵礼制孝子丁忧	问踪迹痴生辛苦	二〇六
第五十七回	归故里扬名显姓	访旧美云散风流	二〇八

第五十八回	看破世情挹香悟道	参开色界疯道谈情	二一一
第五十九回	小辈公然进捷	道情勉强寻欢	二一三
第六十回	撇却红尘妻悲妾泣	抚成子女花谢水流	二一六
第六十一回	金挹香天台山得道	钮爱卿月老祠归班	二二〇
第六十二回	邹拜林弃官修道	金挹香采药逢朋	二二三
第六十三回	众美人重逢仙界	四好友再聚山坳	二二六
第六十四回	证前因同登月老祠	了尘缘归结风流案	二二九

第一回

梦黄粱演成新说 论红绡试访佳人

词曰：

窝是销金，人来似玉，笙歌竞奏山塘。璧月琼楼，尽教遣此风光。却怜丝竹当年盛，忽兵戈变起仓皇。恨难禁，怨煞王孙，恼煞吴娘。而今再睹升平字，聚鸳鸯小队，脂粉成行。依旧繁华，青楼都贮群芳。个依本是多情种，凭谁人著意评章。愿今生，锦帐千重，护遍红妆。

慕真山人曰：这首词是专说吴中风土，自古繁华，粉黛脂林，不能枚举，虽经乱离之后，而章台种柳，深巷栽花，仍不改风流景象。吾少也贱，恨未能遍历歌筵，追随舞席，惟是夙负痴情，于情字中时加兢惕。

但近来有种豪华子弟，好色滥淫，恃骄夸富，非艳说人家闺闼，即铺张自己风流，妄诞多情，其实未知“情”字真解。不知人之有情，非历几千年日月之精华，山川之秀气，鬼神之契合，奇花异草，瑞鸟祥云，祯符有兆，方能生出这痴男痴女，生可以死，死可以生，情之所钟，若胶漆相互分拆不开。所以有情者之罕觐也。今我虽能解得情中之旨，而满腔素志，总不能发泄一二分出来。

那日正在无聊，忽见一道人自门外突然而至，细视之，鹤发童颜，超然尘表。正欲诘所由来，那道人即出古铜镜一面，曰：“此尔一生佳话尽寓其中。毋多诘，鉴后即明。”言讫不见。我即捧镜觑之，忽见镜中花木繁茂，不胜奇讶。熟视良久，觉得身轻如雾，神入镜中。恍惚间见两旁栽植三十六本花树，树下各有一仙女侍立，正中坐着一位道长，相貌殊非凡品。正视间，见道长怀中取出一本书来，光华灿目，偷觑之，却是一本花名的册子。俄闻道者一一点名，树下众仙女俱上前参见。又见他默默的说了几句，众女始一齐退出。

俄又闻仙乐盈盈，一道者带着一个仙女冉冉而来。及至，二人相见甚殷。那道者谓那位新来道者道：“座下金童玉女一案，本苑主已先发落三十六花降世去矣。如今两造俱至，望即施行。”那位道人点了点头，便宣仙女上前，也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仙女亦即退去。继而又闻传宣我的名字，我也不解其故，便兢兢上前见了。那道者即命我投生吴中金氏。我正欲询其故，



觉得一霎模糊，道者已失，自己竟变了一个孩子，知己为金氏子。但细细熟思，前因未昧。及长，遂以挹香名之。游花国，护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招亲恩，全友谊，敦琴瑟，抚子女，睦亲邻，谢繁华，求道德，做了二十余年事业。一日，忽见前生之赠镜道人一棒喝来，惊得大汗满身，神归躯壳，镜亦杳然。忽闻架上鹦哥诵诗云：

一番事业归何处，花谢春深老杜鹃。

醒后细思镜中之事，犹觉历历可溯。于是假虚作实，以幻作真，将镜中所作录成一书，共成六十四回，名之曰《绮红小史》，又曰《青楼梦》。其人虽无，其事或有。后之阅者作如是观亦可，不作如是观亦无不可。正所谓：

梦中成梦无非梦，书外成书亦算书。

此书非谈别事，专说镜中一段幻迹。这人姓金，字挹香，又字企真，苏州府长洲县人氏。父字铁山，母王氏。家非巨富，室尚小康。生挹香，极钟爱。十龄即就外傅，十四岁诗赋文章已皆了了。及二八，父母欲为娶室。挹香素性风流，托言尚早，意欲目见躬逢，得天下有情人方成眷属。父母素溺爱，亦不过为固执之。挹香虽才思敏捷，应试不难，然志欲先求佳耦，再博功名，是以年将弱冠，未掇巍科。生性无纨绔气，有高士风。身余兰臭，无烦荀令薰香；貌似莲花，不藉何郎傅粉。故人人爱慕之。

一日，挹香在书房看书，正在无聊，却有两个通家好友来看他。一个姓叶，字仲英，因母制丁忧，未邀显达。一个是姓邹，字拜林，宏才博学，早挹芹香，与挹香最投契。因是日天气清和，仲英约拜林闲步寻春，同至挹香处，讨今论古，赏赋鉴文。拜林谓挹香道：“昨日我馆中课文严饬，甚属疲懒，今日幸得仲英过谈，故偕至你处散闷。”挹香乃问道：“林哥哥昨课何题？”拜林道：“乃‘不患无位’一章。诗题乃‘昆仑奴盗红绡’。”挹香道：“弟尝考昆仑奴盗绡一事，真为千古美谈。老昆仑忠心为主，俏红绡慧眼钟情，如此佳人义仆，恐此时不能再得矣。弟素性痴狂，志欲访遍名花，窃恐莫予云觐。若得红绡辈事之，弟之愿亦毕矣。”复道：“课作曾否带来？”拜林道：“文未带来，只携诗在。”乃索诗展开细读。

读至第四韵“飞腾仙子术，窈窕美人躯”，不禁大赞道：“风流倜傥，卓犖不群，抑且脂香粉泽，足令读者神迷。第思红绡辈，此时虽不能遇，而风尘中亦多慧质。弟欲一访花丛，苟得知己能逢，亦何嫌飘残之柳絮，蹂躏之名花。不识兄等肯助我一游乎？”仲英道：“弟愚矣。夫青楼之辈，以色事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朝秦暮楚，酒食是娱；强笑假欢，缠头是爱。况生于贫贱，长于卑污，耳目皆狭，胸次自小。所学者婢膝奴颜，所工者笑傲谗浪。即使抹粉涂脂，仅晓争妍斗媚，又何知情之所钟耶？”挹香道：“兄差矣！夫秦楼楚馆，虽属无情，然金枝玉叶，士族官商，有情者

沦落非乏其人。第须具青眼而择之，其中岂无佳丽？况歌衫舞扇，前代有贵为后妃者，他如绿珠奋报主之身，红拂具识人之眼，梁夫人勋垂史册，柳如是志夺须眉，固无论矣。即马湘兰之喜近名流，李香君之力排阉党，风雅卓识，高出一筹。然则章台之矫矫，不大胜于深闺之碌碌者乎？又况梨涡蕴藉，樊素风流，过虎阜而吊真娘，寓钱塘而怀苏小，胥属文人墨士眷恋多情之事也。兄何轻视若斯耶？”仲英语塞。

拜林道：“吾弟既必欲一行，我等亦不敢扫兴，但到何处去寻访春光呢？”挹香道：“兄不闻干将坊中章幼卿才技双全，艳名久著。弟未曾一见，何不乘兴而去。”拜林称善。于是三人偕往。甫入门，早有人通报，即请入室。见其高堂大厦，画舫珠帘，花木扶疏，雕栏缭绕。暂入座，有丽者姗姗至道：“家主请公子内书房叙话。”三人偕之行，曲折回廊，绰有大家模范。俄闻异香一阵，别开洞天，室中陈设愈雅。上悬一额曰“集红轩”，正中挂一幅名人画的寒江独钓图，两旁朱砂小对，四面挂几幅名人题咏。炉烟袅袅，篆拂瑶窗；珠箔沈沈，蒜垂银线。

三人正观时，见两垂髫捧茶出，谛视之，肌理细腻，风雅宜人，又非俄顷引导者。爰启朱唇，诘姓氏。三人一一答之。拜林道：“仆等闻贵小姐芳名，如雷贯耳，倾慕久深。屡欲瞻仰仙姿，犹恐鄙陋无文，莫由晋谒。今幸这位金公子说起，故不揣冒昧，斋沐而来。倘蒙不弃，许觐兰仪，则镜阁妆台，尽可容生等一侍也。”婢道：“公子贵人说那里话。但我家小姐晨妆未罢，未识贵公子能稍等否？”拜林道：“不妨。”婢乃辞去。又片时，忽听环佩珊珊，香风馥馥，四侍女扶幼卿出至集红轩，红羞翠怯，娇靥含春。身穿时花绣袄，低束罗裙，貌如仙子，腰似小蛮，莲瓣双钩，纤不盈掬。

上前与三人见礼，各叙姓名，然后道：“妾风尘陋质，貌乏葑菲，怎敢劳贵公子殷殷垂顾。”挹香道：“佳人难得，震耳芳名。今蒙芳卿不弃，许见阶前，不胜侥幸。并知芳卿研穷翰墨，酷爱诗词，佳作唱和，往来必广，未识可能拜诵一二否？”幼卿道：“妾沦落烟花，确是性耽吟咏，故常蒙时流惠施藻句，时逢闺秀荣锡瑶章。妾虽酬答有诗，恐取出必遭贵公子窃笑也。”拜林道：“儒林多陈腐之言，不堪悦目。苟有香奁白雪，彤管阳春，仆等视之不啻性命，望之胜于云霓。乞芳卿赐我侪一读，何异百朋之锡。”幼卿道：“既蒙君子见爱，妾何敢藏拙，尚望勿笑乃幸。”遂命侍儿往取。

未片刻，即携以出，上书《素芬集》，即示三人。中有《虎阜题壁》、《苏台怀古》、《牡丹八咏》，皆清丽芊绵之作。读到《感怀》一绝云：

年来飘泊溷风尘，狼藉烟花命不辰。

佛纵有情怜浩劫，三生孽债亦前因。

三人阅毕，幼卿又出《莲花合掌图》求题。拜林乃题四绝以赠之云：

卿本瑶台小谪仙，天涯沦落有谁怜。

偶然解脱拈花谛，一笑皈依座上莲。

其二

绝代风流证夙因，莲花偶现掌中身。

瑶池姊妹应相忆，遍召蟠桃少一人。

其三

纵不香甜与玉温，衔珠鹦鹉已销魂。

愿为童子从旁侍，合掌莲台拜世尊。

其四

杏黄衫子凤头鞋，罗袜青裙八宝钗。

自是画工描得好，分明丰致较前佳。

拜林题毕，挹香也赠诗一首云：

一曲坊歌子细听，凭谁慧眼早含青。

桃花带雨千般艳，柳絮随风几度经。

心性自然饶妩媚，腰支谁与斗娉婷。

痴情愿作司香尉，保护幽芳永系铃。

嗣后开筵款洽，曲尽绸缪，酒阑后方才相别。挹香素性多情，已觉恋恋。正所谓：

月地花天留客醉，红情绿意惹人迷。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花前重访艳 月下暗牵丝



话说挹香与二人别后，独自回家。静思日间所遇，虽称才貌兼全，然一面猝逢，究不知是否知情洽意者。本欲细谈衷曲，探其行为，奈叶、邹二人在座，不能进语。翌日独去私访，倘得一意中人，订盟未晚。

主意已定，安寝寻梦。甫黎明即起身梳洗，也不至书馆读文，即向堂上问安，托言同窗处今日会文，儿欲一往。父母允许，惟嘱早归。挹香唯唯而出，不带僮仆，独自一人竟往章家。适月娥香梦未醒，婢欲告主人，挹香止

之曰：“不可扰他清梦。我略坐片时，还欲别往，少顷再来。”言讫，身边取出四枚番饼，谓婢曰：“小生带得微意在此，送与姐姐买些脂粉。”婢见挹香与他银子，嘻嘻道：“小婢无功受禄，又要公子破钞，待小婢拜领。”挹香挽住道：“见笑，些须何足称谢。敢问姐姐青春几许，芳名定宜风雅。”婢道：“小婢蕖香，年才十五。”挹香又问道：“巷中共有几处平康？”蕖香道：“共有五处，惟对门吕小姐与我家小姐最称知己，不时诗酒往来，其余虽皆相识，无非口面之交。”挹香又询余者三家，蕖香道：“一为胡碧娟，一为陆绮云，一为陈秀英。”挹香留心细记。坐少顷，辞出，至对门吕宅。

原来这吕家也是一个有才的名妓，人皆品章吕有双美之誉。年二八，小字桂卿，又名琬玉。丰肌弱态，柔媚聪明。往谒即见，挹香上前说道：“仆慕芳卿，时存企望。前因不识仙源，未遑造谒。今幸幼卿姐指点渔郎，始得桃津可问。今蒙芳卿不弃刍蕘，遽焉容见，何有幸乃尔。”桂卿答道：“妾乏葑菲，自惭蒲柳，乃蒙幼姐姐齿及，得能亲瞻文采，实前缘也。”于是谦谦逊逊，叙谈良久始别。复至胡碧娟、陈秀英、陆绮云三家，一访而归。行至半途，忽想起前日卖花老妈谈及汪家新来一位名校书，住憩桥巷假母家中。今日既乘兴而来，不可不兴尽而返。

于是迤逦前行，未半里已闻笙歌袅袅，响遏行云，知已到汪家。入门至内，假母出接，见挹香少年秀士，便笑嘻嘻邀入客座。献茶毕，就问道：“公子贵姓？”挹香笑答道：“姓金。”假母亦笑道：“公子为什么不姓了潘？”挹香道：“这是何故？”假母道：“公子如此貌美，应该与潘安同族。”挹香又笑道：“如此说来，小生姓金不姓潘，则貌不美可知矣。”假母笑说道：“不是老身在这里说，想公子前生定是姓潘。”挹香大笑道：“可谓善戏谑矣。”假母道：“不是戏谑，焉得博公子一笑。且请问公子到来，定有见教。”挹香道：“小生自惭不美，所以要来访美人。闻得妈妈院中新到一位令爱，所以特来一访，未识可容俗士班荆一亲芳泽否？”假母道：“小女村野陋姿，尤恐不当公子青睐。既蒙殷殷，亦小女有福，老身当唤他出来奉陪可也。”挹香道：“怎敢。”

原来金挹香这个人性情古怪，凡遇佳人丽质，总存怜惜之心，所以听见“唤他出来”四字，甚为跼蹐不安，故这“怎敢”二字实由心之所发耳。于是，引挹香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虽非画栋雕梁，倒也十分幽雅。挹香心注美人，未遑遍览。假母引领到堂上坐了，即便进内。挹香徘徊堂上，因想道：“美人此时定知我来拜谒矣。”半晌又想道：“美人此时谅必出房矣。”正想间，忽见两垂髫捧龙团出，奉与挹香说道：“小姐午睡初回，我们去请来。”挹香道：“难为二位了。可对贵小姐说，缓缓不妨，



小生品茶相待。”言毕饮茶，觉得一阵阵恍有美人色香在内，吃得甚觉心旷神怡。良久，天色渐暝，方才见那侍儿携着烟袋道：“小姐出来。”挹香听见小姐出来，即忙立起身来，侧旁以待。早觉一阵香风，美人从绣帘中袅袅娜娜走出，但见：

晕雨桃花为貌，惊风杨柳成腰。轻盈细步别生娇，更喜双弯纤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当面美难描，便是影儿也好。

原来这美人姓陆，名丽仙。本是大家闺阁，因经水火刀兵，致遭沦谪。年方二九，秣纤得中。原籍毗陵人氏，工度曲，善饮酒，后来居上。人一见之，往往魂消魄散。挹香见丽仙装束可人，较日间所遇更加美丽，早喜得心神俱醉。候丽仙到堂时，即躬身施礼道：“小生久慕仙姝，未遑造谒。只道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入仙源，即蒙邀迎如故，真我金某之福也。”

丽仙见挹香少年韶秀，早已心倾，又见他谦谦有礼，十分属意。因答道：“贱妾青楼弱女，何足为重。蒙公子一见钟情，大加谬赞，妾何有缘若此耶？但刻因午梦乍回，出迟为罪。公子请上，容妾谢罪。”挹香道：“得识芳卿，亦小生之奇遇，若得饱餐秀色，使魂梦稍安，感恩非浅，何必如此拘泥。”二人谦逊了一回，各通姓氏，东西就坐。茶罢，丽仙道：“今蒙郎君垂顾，妾欲以一樽为献，聊伸地主之情。若云餐秀，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之愈增惭恧。”挹香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是仆之饿心馋眼，一望神迷，若再坐，只恐芳卿之黛色容光要被仆窃去矣。”丽仙亦微笑不言，遂邀至媚香楼。

原来这楼是丽仙所居，计屋二椽，极为精雅。中间陈设客座，两旁桌椅工致。挹香环顾楼中，无殊仙府。中悬一额，曰“媚香楼”，两旁挂一副楹联道：

丽句妙于天下白，仙才俊似海东青。

再看几上罗列着图章古玩，博古炉瓶。旁一室即丽仙寝室，入室馥郁异香，沁入心脾。两旁悬挂书画，奕代物华，真个是神迷五色，目不暇接。挹香道：“芳卿人如仙子，室如仙阙，小生幸入仙源，真侥幸也。”丽仙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挹香道：“仆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又何辞以对。”丽仙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此楼亦邀青盼耳。”挹香听了，亦笑道：“仆之心仆不自知，卿乃代为说出。芳卿之慧心，真超于千古之上矣。”二人方绸缪问答，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摆在楼中，请二人饮酒。

丽仙道：“不腆之设，不敢献酬，望郎君鉴而开怀。”挹香初意只望一见为幸，不意比日间所遇貌又超群，情又旖旎，又留入楼中，又芳樽款洽，

怎不快心。甫饮数杯，早已情兴勃发。偷觑丽仙醉后风神，如芙蓉之带朝旭，妩媚更甚。即携壶斟酒一杯道：“仆遇芳卿有幸，请饮一卮”。丽仙笑道：“郎君是客，不应敬妾之酒。今妾受郎君之赐，亦该奉敬一杯。”言讫，把酒饮干，也斟上一杯，递与挹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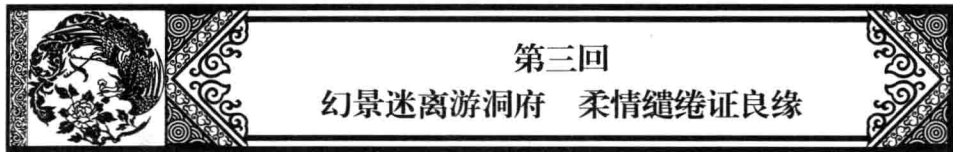
挹香饮毕。二人正在缱绻，忽假母步来道：“好呀，你们竟不用媒了！”挹香笑道：“男女相饮，虽近于私，然亦是宾主往来。倘若红丝系缚，还当借重于斧柯。”说罢，三人大笑。挹香已带微醺，半晌谓假母道：“方才妈妈不用媒之说，明明以媒自居，但不知妈妈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假母道：“公子放心，老身虽非吴刚再世，但今日执柯，亦可专主一二。请公子今宵于温柔乡安享甘甜之味，明日谢媒可也。”挹香狂喜，即斟酒一杯，向假母道：“月老请先饮一卮，谢媒明日何如？”丽仙见此行为，樱含一笑。原来挹香情窦虽开，因眼界自高，故犹是无瑕璞玉。此时醉眼情思，怎当得丽仙之风流调笑，你看我如花，我看你如玉，不觉十分难禁。正所谓：

红羞翠怯情偏笃，柳傍花随意易痴。

挹香既醉，即偕丽仙进房，四处又观看了一番，然后至内房。忽见桌上列一红装锦册子，上书“悦目怡情”四字。正欲展开，被丽仙双手夺去。挹香心疑甚，必欲一睹，丽仙勉强与之。挹香启视之，原来是四幅行乐图儿，上边皆标名色。一曰“戏蝶穿花”，一曰“灵犀射月”，一曰“舞燕归巢”，一曰“傍花随柳”。皆绘得穷工极致，旖旎非凡。况兼丽仙之千般妩媚，万种温存，乃替卸罗襦，代松香带，道：“醉已极了，玉漏已深，望芳卿伴我睡罢。”丽仙此际半羞半就，任挹香拥入罗帏。正是：

一对鸳鸯春睡去，锦衾罗褥不胜春。

要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话说挹香与丽仙一夕幽欢，甘甜尝遍。千般怜万般爱，及至怜爱不得已之时，未免笑啼俱有。正所谓：

月正团栾花正娇，相逢恰是可怜宵。

携红握翠增怜惜，不问应知魂也销。

二人十分恩爱，枕边又添出无限温存，说得你投我洽，不觉又沉沉睡去。